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一四一回 濟顛僧隔牆取妖身 缸片精借尿逃性命

話說假濟公見天光去日出尚早，又因貪圖著再吃一嘴，就領了三個小和尚，跟同張欽差直奔廳屋。看官，你道張公子何處去了，並非我做書的筆下掛漏，只因他已經兩夜不睡，張欽差又曉得馬上真濟公見面，必有一段爭鬥，恐怕驚嚇了他，這叫做父母愛子之心。所以張欽差一面邀請和尚入廳，一面便吩咐公子到上房去安息一刻。但是張欽差一一如一的皆遵濟公佈置，卻又不曉得濟公何時才來，兼之在淨室裡看這幾個妖精作的妖法也很不弱。當下四妖在前，張欽差在後，想著走著，已去廳屋不遠，在前的假濟公已進廳屋，正欲搶步上前，支排坐席，忽見四個妖精返奔出廳，沒命的逃走，說時遲，來時快，張欽差也就到了廳屋門口，搭眼朝裡一看，直見真濟公「當」的一聲，把一隻酒杯攪得粉碎，嘴裡塞了一塊烤肉，阿哩阿哆的喊了一聲：「狗妖怪，往那裡走！」隨即也就追出。張公不識底細，但見天井裡忽然起了四道毫光，三道向北，一道向南，再看那四個和尚，一個都不見了。

張公好生焦躁，以為統統逃走，忙向濟公道：「聖僧這怎麼了，你一人怎能捉得四個？你可曾看見三個向南，一個向北的嗎？」濟公道：「逃了！不忙，你待俺來。」說罷，歪歪斜斜的直奔海棠軒，由海棠軒走到後園。但是張欽差雖然手無縛雞之力，他究屬是一位有福澤的大官，並無絲毫懼怯，也跟著走進後園。但見濟公走到後園，先用手向地下一指，念了一句「唵嘛呢叭迷吽」，跟後凡遇著樹木，皆用手指了一指，念了六字的真言。看官你道這濟公走進園來，指天畫地的是什麼用意呢？列位有所不知，他曉得這個缸片精五遁俱全，又曉得他的本身就在園裡，所以走進園來，先用了一個指地為牢法，跟後又用了一個指木為兵法，園中卻無金、水、火三項，所以只用這兩個法了，斷絕他的去路；然後把靈光一按，就在園裡走來走去，尋找他的本身，知道在西北角上，卻再也尋找不著。忽然朝牆腳下一望，不禁拍手哈哈的說道：「我的乖乖，這才找著你了！」但見牆腳下有一塊三寸長寸半厚的破缸片記在牆腳裡面，四週皆有青苔，獨這缸片上一點青苔沒有，露出上面隱隱約約的有刀刻的眼睛鼻孔之類。

濟公看了，要想拾一塊瓦礫，用一個偷天換日的法術，取來他的本身，再作道理。那知才要彎腰，忽聽牆腳下嗚嗚的幾聲，一片斗大的缸底直朝濟公砸來。濟公一偏身，剛才讓過，只見一個赤發紅須青凹臉心的人，身著半截虎斑短衣，赤了雙腳，一飛又又向濟公戳到。濟公也不回手，也不躲避，反轉迎上前去，一口咬住他的叉頭，咕咕的喊道：「戳死人了，你們來救命呀！」那妖怪用力把叉頭前送，濟公就一步一步直望後退，一直退到牆腳。張欽差看得親切，暗道：不好了！後面既到了靠實的地步，那妖怪假或用力把叉一送，不是就搗通了嗎？忙喊道：「聖僧仔細一點，後面已到牆了。」無奈濟公嘴裡但是「救命呀救命呀」喊個不住，張欽差再喊他也不睬，直到推至頂壁，但見他兩隻腳還一動一動的作退後的勢子，那身子卻絲毫退後不得。妖怪果不其然，拚命的把支叉向前一送，直聽濟公「呀」的一聲，滿口鮮血直冒，一支叉穿過腦後，搗入牆裡。張欽差嚇得面無人色，說道：「這會子完了。」轉身就想逃走，忽然後面一人扳住他，哈哈的笑道：「不要走，看看這鬼頭多要幾套叉也是好的。」張欽差掉頭一看，原來還是濟公；再朝牆上一看，但見那妖怪一支叉搗在牆裡，並不曾搗著個人，用勁的在那裡收叉，搖也不中用，拔也不中用，卻再也收不回頭。

濟公也不同他為難，仍然走到牆腳下面，毛下腰來又想取他的本身。那妖怪見叉收不回頭，曉得中了濟公的吸鐵法，掉頭再一查點，見濟公毛在牆腳下面，又想取他的本身。連忙丟了叉，輕輕巧巧的走到濟公身後，使盡平身的力量，兜襠下就是一腳。濟公可也乖巧，也同胖奶奶初會轆軸精一樣也不回手，就用兩隻腿朝裡一攏，巧巧的把妖怪的那隻腳夾住，也不預備怎樣他，還是注意用手向牆腳下想取他的本身。妖怪初初的還想掙扎走脫，再作道理，那知濟公已把他的本身缸片搖得漸漸的活動了，不覺大吃一嚇，暗道：怎樣是好？也叫急則生智，便喊了一聲：「張大人看寶貝！」故意的把手一舞。濟公一聽，深恐他用暗器傷了張公，不知不覺的望起一站，那襠下便鬆了些勁，缸片精就勢把一隻腳抽回，順手抱住濟公的後面，向旁邊轟的一擡。濟公冷不提防，真個卻被他打了一個斤斗；及至濟公爬起，那妖怪就用了一個金剛煉身法，盤膝打坐，臉朝外面坐在牆腳下，護住他的本身。濟公曉得這個法術最為難破，打也打不傷他，要想拖也拖不起他；若用雷火燒他，曉得他五遁俱全，他照常借雷火反轉逃走。

濟公此時也就反被他弄得沒法了，抓耳撓腮的過了半息，忽然想起一個主意，便向張欽差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。張欽差隨即跑，過了許久，只見二人抬了無數的雕弓步箭走到園中。濟公念了一句六字真言，忽然滿園的無數邋裡邋邋的和尚，皆是壞帽破衲，赤腳草鞋，每人取了一張弓三支箭，大眾和尚把弓箭派完，單單還多一個和尚派不著弓箭，他便向著缸片精頓足舞手的跳了一陣，一逕出門而去。看官你道因何多一個沒弓箭的和尚出園而去，這是甚麼原故呢？但這走的這個和尚，卻是濟公的正身，他用了多少化身，拿了弓箭射這缸片精分他的神，自己卻偷過後牆，暗暗由牆後取他的本身，又恐弓箭射他不怕，適才同張欽差附耳所說的話，是叫他著人到外面尋了多少修缸鍋碗的，問他把金鋼鑽借來，裝在步箭頭上，這金剛煉身法，單有金鋼鑽才能傷他的皮肉。那知這缸片精不曉其中原故，以為他弓箭來射，斷斷不得受傷，他見一眾邋邋和尚一個個開弓搭箭對他要射，他反轉眼睛一閉，兩手一操，只聽「呼」的聲響，幾支箭一齊發來。不料頭一支箭偏偏中左眼睛，已經透入，他眼睛本是閉著，一支箭就同代他上了一支封門釘一樣，左眼皮再也睜不開來。心中知道不妙，連忙左讓右讓。早已同芭蕉樹上的楊六郎差不多了，可喜一排箭均已射完，那和尚更沒第二排箭來射，心中便寬慰一點，也不問身上疼痛，忙反手到背後，把本身缸片查點查點。那知再也摸他不著，不覺大吃一驚，扭轉身來，用那不曾受傷的右眼朝牆腳下一看，原來一個空洞，已被人在牆背後把本身已偷去了。此時缸片精嚇得就呆了一樣，滿身背的是前，也不曉得拔掉。

忽見先前因沒弓箭走出去的那個和尚，此刻倒又同張欽差走進園門來了。轉眼之間，那些射箭的邋邋和尚一個都不看見，還是只剩了一個濟顛僧。濟公見缸片精渾身是箭，只剩下一隻眼睛，灼灼的朝人望，站在牆腳邊動也不動，忽然濟公想道：「俺何不拿他小開開心。」就把那塊缸片做了個要砸他的樣子，舉起手便喊了一聲：「照寶貝！」其實並未打去。缸片精一見滿心大喜，暗暗想道：我何不騙他用這缸片打我，我好收回本身，這倒也是一個法子。便喊道：「和尚你且不必逞能，我同你賭點法術。」隨手在地下取了一塊蠶豆大的泥團，對著濟公道：「我拿泥團打你一下，你就拿手上的那片大缸片打我一下，那個叫聲疼痛，就是那個算輸。」濟公道：「用得，這便宜我樂得買的了。」隨手舉起缸片向缸片精砸去。缸片精看得的確，以為濟公上了他的圈套，見他缸片擡來也不躲避，反轉迎上去接住缸片，就地一滾，滿意附上本身，便好帶著本身逃走，就可以永無後患。不料才滾了一滾，忽聽一個鄉下女子的喉嚨罵道：「瘟妖怪！死妖怪！我被你搗死了。」缸片精好生詫異，用那不曾受傷的一隻右眼定睛一看，原來手上並不是抓住缸片，卻是抓的胖奶奶一隻黃魚腳，可憐把個胖奶奶渾身滾的黃泥。缸片精心下老大不甚過意，隨即鬆手，胖奶奶這才站起，哭個不住。

那知這胖奶奶自幼便有個慣常病，只要一哭暫時就要小解，無論怎樣那尿是除凝留不住的，此時又是八月天氣，女子大率著的是大腳單褲，他並不曉得這妖怪就是兩日晚間所遇的那班後生。他只見得一個青臉紅須的人抓住他的一隻腳就地亂滾。及至放下之後，心中固然駭怕，卻又見老爺站在園內，因此就嚎陶痛哭放起刁來，把自家的毛病都忘記了。就此上面一哭，那下面的尿由單褲腳邊同銀苗似的望下直溜。濟公望見拍手的笑個不住。正笑的時候，忽然喊了一聲：「不好！」轉身再朝妖怪一望，那妖怪連影子都不見了。畢竟這缸片精究底怎樣逃走，且聽了回分解。

